

在让人烦恼而转瞬即逝的美好的少年时代，谁不曾钟情过形形色色的“女神”呢？

1728年3月21日，是圣枝主日，少年卢梭在阿讷西见到风华绝伦的华伦夫人，电光石火，一生一世，成了文学史上最美丽动人的相见之一。“我真想用一道金栏杆把那块幸福的地方围起来，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瞻仰它！”在两人相见处，后人果然竖了一道金栏杆，以供人们瞻仰。湍急的溪水从近旁的小桥下奔流而过，那是从群山环抱的阿讷西湖里流出来的，宛如卢梭对华伦夫人的依恋不舍。我摩挲着那道金栏杆，遥想着两人见面的情景，不由得忆起了我的张老师。

那个少年不钟情

邵毅平

出生仅十天便失去母亲的十六岁的卢梭，把年长十三岁的华伦夫人当作了妈妈。四年后（1732），他随华伦夫人来到尚贝里。又明年（1733），华伦夫人让他成了情人。1735年底，他在写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我打算求华伦夫人允许我伴她一生，让我尽我的全部力量为她效劳，直到我的生命结束。”套用“灰姑娘”的说法，这是一个“灰小子”故事，卢梭也许是始作俑者。后来，他又化身《毕业生》里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本恩，化身发誓长大后要娶老师的那个小男生……

1736年的夏天，他们来到了夏尔梅特。此后的几年，除了回尚贝里过冬，他们一直住在这里。“这里开始了我一生中短暂的幸福，这里流逝着宁静而迅速的时光，它们使我有权利说并未虚度此生。”在《忏悔录》中，他用最高级的赞美语，来叙述夏尔梅特的岁月，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妈妈，妈妈，这种日子是您早就答应我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要了。多亏了您，我的幸福已经到了极点，但愿它今后不会减少！”

我两年里两次到过尚贝里，其中一次到了夏尔梅特，参观了卢梭之家（1736—1742），亦即华伦夫人故居。从城里走过去颇有一段路，一路溪水淙淙，林木森森，正是卢梭喜欢的景致。“我们第一次去夏尔梅特那天，妈妈是坐轿子去的，我则跟在后面步行。”那栋山坡上的大房子，前面有一个药草园，视野开阔，绿意葱茏，满满的都是卢梭的幸福。“当我看到她的窗板已经推开的时候，就高兴得跳起来跑过去……我到她的床上去拥抱她，她常常还半睡半醒。”我从药草园里望过去，华伦夫人房间的窗板依然开着，可里面早已人去楼空。

只是好景不长，从1736年夏至1737年秋，幸福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在他有一次外出期间，华伦夫人移情别恋了。这样断断续续住到1741年，卢梭终于不得不选择离开。“然而我是来寻求过去的，它不再存在，也不会重新产生。我在她身边刚呆了半个小时，便感到我此前的幸福已经一去不返了。”他恋恋不舍地去了巴黎，却把心留在了夏尔梅特。

十三年后的夏天（1754），卢梭荣归故里（日内瓦），途经尚贝里，重新见到的华伦夫人，已是处境悲惨的弃妇。卢梭抚今思昔，不胜唏嘘感慨。因为有了泰莱丝的关系，他没能留在华伦夫人身边，为此终其生后悔不尽。当年在华伦夫人诱导下，他在都灵改宗了天主教；如今他重新皈依了新教，恢复了日内瓦公民权。一改一弃之间，涨落了他与华伦夫人的旷世情缘，也见证了他青春之花的绽放与消歇。又过了十三年（1767），他去格勒诺布尔凭吊华伦夫人墓。华伦夫人葬在了司汤达的家乡，难怪于连爬进了瑞那夫人的窗户。我去格勒诺布尔时，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否则也会去凭吊的。翌年卢梭正式娶泰莱丝为妻。

卢梭临终前不久，1778年4月12日，又是圣枝主日，他回忆起了正好五十年前的今天，他第一次见到了华伦夫人，“这第一次相见的刹那之间，竟决定了我的一生”。他深情地怀念着夏尔梅特：“我无时无刻不怀着快乐和温暖的心情回忆我这一生中只有在这短短的日子里，才不仅活得充实而无杂念，无牵无挂，能够真正称得上是在享受人生。”“我让妈妈到乡下去住；山坡上有一座孤独的房子，那就是我们躲避喧嚣和纷争的地方。在那里，我在五六年的时间中享受了一个世纪的生活和纯洁美满的幸福。这种幸福的美，可掩盖我现今生活中的一切丑恶。”写完这些话，仅仅过了不到三个月，卢梭就去世了，这篇没有写完的回忆，成了他留在世上的绝响，余音袅袅。

“那个少年不钟情”，没有《忏悔录》里的卢梭与华伦夫人，就不会有《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维特与绿蒂，也不会有歌德这句传遍了世界的名言，代言了所有少年的心声。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内心的旋转门

汪洁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夜，从高楼回到家中，脱了外衣，放下背包，在浅淡的灯光下这张单人沙发上坐一会

多梦想要去追逐，还是要微笑着流着泪去歌唱。

夜已深，“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去找自己的梦，一头扎进梦的海洋，欢畅的游泳，无论风浪多大。在偷来的浮生夜里，暂时搁置一下思绪，打起精神做一次灵魂的旅行，来到天与地相恋的仙境，与快乐邂逅，只带上你最灿烂的心情和笑容。朦胧之间，“夜静星河出”，看见了炫色的场景透着微光，唯美的脸庞泛着爱意，你张开双臂，周围却是一片寂静。太累了，让心休息吧！休息是为了让心欠欠的睡眠，让梦想成真，是为了明天，旋转门外，追日赶月，追风逐雨。

船长便长眠于此。1755年，里斯本发生大地震，整个城市几乎夷为平地，伤亡惨重，惟热罗尼姆斯大教堂幸免于难，正在教堂内祈祷的王室人员安然无恙。至此，教堂又蒙上了具有神圣护佑的神秘色彩。1983年，与著名的贝伦塔一起，被选定为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如今，分成四个部分对游客开放，除了教堂和修道院，还有海事、人类学两个博物馆。

距离里斯本以北120公里处，有个叫法蒂玛的小镇，本来生活在这里的万把人口是与世无争的，却因为在1917年的5月13日，有三个最大十岁的小童，遇到一个“比太阳还灿烂”的慈祥妇人从天而降，站在常青树上与他们交谈。因为这事件，教会在圣母显灵处修建了教堂。2007年，更是用信徒募捐的八千万欧元，落成了现在进入世界排名的大教堂。主建筑顶上是一个重达七吨的镀金皇冠，皇冠顶上有个水晶十字架。

与中国佛教道教的那种开放式的庙观不同，基督教的教堂是封闭的，人们在进入一个巨大而幽圆的空间会感到自己的渺小而祈求上帝的保护，即使非教徒也会感到敬畏。不

管演员工作的柏李老师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书了，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说实话，我那时根本不计较搞翻译片还是拍故事片，反正都是演员工作嘛，就欣然同意了。

译制片组初创时期，不但有些领导认为配音演员算不上创作干部，有些人自己也觉得配音演员低人一等，认为自己形象还不错想去拍故事片，还有的改行干了别的。我自己也曾想，在翻译片组工作能经常接触各国艺术家们的作品，可以好好地学点东西，有朝一日我要去做故事片的导演。但是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动荡不定，使个人的一切打算都没有了考虑的余地；另一方面，在我的主观上，也从工作中体会到，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

葡萄牙的教堂

胡中柱

欧洲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资源十分充盈。即使是再小的城市，也会有很大的教堂，或是以宗教建筑为主体的广场。葡萄牙一国，面积约是浙江省的90%，人口则少于上海的常住数量，然而却有着世界级的宏大教堂。

首先要提的是位于里斯本贝伦区的热罗尼姆斯大教堂。15世纪末期，为了纪念发现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而开始建造，历时百余落成，迄今已有五百多年了。外表全部用打磨得光滑平整的白色花岗石砌成，显得高大圣洁。30对数十米高的塔尖直指苍穹，显得傲然伟岸。葡国的诗魂卡蒙斯，作家埃尔库拉诺，最早率领船队进入印度洋的伽马

堂西厅，其墙与支柱俱是用人骨很仔细甚至是艺术化地堆砌镶嵌而成。有关惊悚了。埃武拉是个古城，公元三世纪曾在罗马人统治之下，迄今城内有自罗马以来各个时期的建筑遗址，然而最为著名的还是那个又称为圣母升天堂别名人骨教堂的宗教场所。走进灯光昏暗的教

诗写的是通感。通感是什么呢？通感就是由此及彼。古人说，“上苍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苍仁不仁，无从讨论。只是，所有的生命状态，存亡、安危，或者枯荣，甚至悲欣，都是相通的。由此可以及彼，天经地义。问题是，这个问题在意的人少。而诗人，很灵敏地感觉到了这一点。由此，诗总是惯常地写着通感。王维有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字面上写的是水和云的状态。其实谁读这句话，都不会觉得写的是水和云。只是写水到尽头，写凭空云起，是诗了吗？显然不是。读它的人，感觉它是诗，甚至是好诗，是读出了一种通感。读这水这云，读出了人，读出了人的穷途和人的再起。王维这句诗，写的哪条水、哪片云不重要，没人会去追究，可能王维本人也不曾落实过，甚至这水这云的状态，并不存在过。只是王维还是写了，他是在写诗，写人人都感觉是诗的诗。

白居易早年去长安，拜访前辈。前辈问了他的名字说，长安居，其实不容易。白居易拿出了他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前辈马上改口，说有这样的诗句，居住长安太容易了。这诗句，哪来这么大的力量？一句话，就是通感的力量。白居易写的是草，读者呢？读出来的还是人，人的艰难，人的希望。寥寥几句写草的诗，竟然写出了人。这样的诗人，不但宜居长安，还会长住在人的历史里。

韦应物写有《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润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李商隐写有《寄令狐郎中》：“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韦应物是纪游。他到了个僻静的去处，感觉心情也僻静了起来，就写了诗。最后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字面是写野渡、写横舟，甚至认定此处无人，结果人们读出来的还是人，一个无法掩饰僻静心情的人。仅仅读出野渡和横舟的人，一定不是好读者。缺乏通感，最好不要说读懂了诗。李商隐是回柬。他获得了多年陌路的友人书信，无言作答，写了诗。最后写了一句：“茂陵秋雨病相如”。字面只是写了秋雨，竟让人读出了泪水。可见，诗句里的悲伤，大可不必泪水哗哗。

李商隐还写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子里的春蚕、蜡炬，自然也是通人情感的。至死不渝的人的情感，春蚕、蜡炬哪里知道？也只有诗人敢说，它们是有同感的。还有李商隐的《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诗里月魄的清冷、雷声的热闹，还有金烬暗、石榴红，色彩斑驳，生机掩映，细读起来，无一不是人的情变和心悸。诗写到这个份上，也就不能不是诗了。

过，在葡萄牙中南部的埃武拉，其墙与支柱俱是用人骨很仔细甚至是艺术化地堆砌镶嵌而成。有关惊悚了。埃武拉是个古城，公元三世纪曾在罗马人统治之下，迄今城内有自罗马以来各个时期的建筑遗址，然而最为著名的还是那个又称为圣母升天堂别名人骨教堂的宗教场所。走进灯光昏暗的教

和译制导演，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做演员，要把人物配得贴切、传神、有光彩；做导演，要把戏搞得流畅、动人，不失原片的韵味，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无论你有多少学问都嫌不够的。我们这个团队，几十年来对影片的译制工作呕心沥血，精益求精，也赢得了观众的赞誉，达到了今天，很多观众津津乐道我们七八十年代的一些作品。因而，无论是上海的东方电影频道，还是中央六套，还时不时播出《虎口脱险》《巴黎圣母院》《茜茜公主》《尼罗河上的惨案》《佐罗》等等。一个人的工作能被国家所需要，社会所肯定，是何等荣耀。一辈子在做自己喜爱的的工作，又是何等幸运。

寂寞尽头是绚烂。请看明日本栏。

文艺家谈初心 责编：吴南瑶

醉里谈诗 (十二)

陈鹏举

